

9下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鴻題

錦

章

書

局

丁奉定計斬孫琳



曹髦驅牛死南宮



武侯顯聖定
軍山

召班師後主
信禪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周序始氏評

第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姜維一伐中原因夏侯霸之來乘其宗黨之內變也再伐中原因諸葛恪之約乘其鄰境之外侵也而前後皆無成功者前則借羌兵為助而羌兵不至後則羌兵至而羌兵反為敵所用也夫武侯在日猶有鐵車之助魏武侯死後安得恃羌兵之助劉若以羌兵為可信孰如南蠻孟獲之可信乎武侯不聞求助於蠻而姜維乃欲助於羌此則姜維之失計者耳

姜維雖失計不得以失計咎姜維也何也牛頭山之敗固勝於武侯之失街亭而鐵籠山之圍則不異武侯之算上方谷也無如上方谷之燒則水自天來鐵籠山之渴則水從地出街亭之水道絕天不助馬謖以泉鐵籠山之水道絕天獨助司馬昭以水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曰不得以失計為姜維咎五月渡瀘時武侯嘗拜井出泉矣而武侯所拜有數十井司馬昭所拜止是一井一井而有數十井之用不更奇乎赤壁鏖兵之時武侯嘗借箭曹營矣而武侯借曹操之箭以射曹操有十萬枝姜維借郭淮之箭以射郭淮止是一枝以一箭而勝十萬箭之力不更奇乎讀三國者閱至後幅愈出愈奇誰謂武侯死後無出色驚人之事

郭淮死徐質死而司馬昭不死非天之愛司馬也為有一段絕妙排場在後欲借

司馬氏演出為後世亂臣賊子戒耳。獻帝有衣帶詔，曹芳亦有血詔。漢有伏后之見弒，魏亦有張后之見弒。漢有伏完、董承之事，魏亦有張緝之事。泄報復之反，何無分毫之或爽耶？且前人所為，後人效之，必有更甚者。曹操未嘗以衣帶詔而廢獻帝，司馬師乃以血詔而廢曹芳，則已甚矣。天之假手於後人，以報其前人，又必有比前而更快者。衣帶詔之泄露甚遲，曹芳之血詔泄露甚速，則又快矣。天道好還及其還也，又加倍相償，讀書至此，令人毛髮俱悚。

甚矣度物者之巧也。逆臣之報，不待後世之人言之，而即令其子孫當日自言之。今人以司馬師比曹操，而曹芳亦自以其太祖比司馬師。今人以董承比張緝，而曹芳亦自以其國丈比董承。此是現前因果，明明告也，不必更聽釋氏地獄輪迴之苦矣。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為左右先鋒。夏侯霸為參謀，張嶷為運糧使。大兵至平陽關，伐魏。

此是二伐中原

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為本。」

武侯第一次出兵，得取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此計數有合。

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遣人會羌人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卻正為使，賁金珠、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俄何燒戈為大先

鋒引兵南安來

前番不肯自來今因魏左將軍郭淮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

敢去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

為先鋒令司馬昭為大都督領兵望龍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

徐質使開山大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庾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

鎗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先說徐質之勇以見姜維之智退三十餘里司馬

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

詐敗以埋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

肯追司馬昭收兵不超之故後姜維口中說出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却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此計遂喚

庾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了一面令軍士於路撒

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

說蜀兵在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木牛流馬又在此處一以為久計只待羌兵策

應昭喚徐質曰昔日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

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不出姜維所料徐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

蜀兵二百餘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住

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

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善學必相火攻是奸使弟質急勒馬

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攻，迸起。質等冒烟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礮響，兩路兵殺來。左有庾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困馬乏，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槍刺倒，坐下馬徐質跌下馬來，被眾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眾。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騎坐，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還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此是周兵且與武侯倍錦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庾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峻險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穀百人之餘。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絕其水道，可以全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昭仰天長嘆曰：「吾死於此地矣！」總至此令人拍案一供。○上方谷苦於有大鐵籠山，苦於無水，前後相照。後人有詩曰：

妙算姜維不等閑，魏師受困鐵籠間。龐涓始入馬陵道，項羽初圍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取恭受困拜井，而得其泉，將軍何不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昭奉詔來退蜀兵，若昭合死，令甘泉枯渴。昭自當勿頸教部軍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起甘泉，以活眾命。」祝畢，泉水湧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馬不死。

此天助吾非助也。看司馬昭所祝，但為自己壽命，祝耳更無一語及魏事。

却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謂眾將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

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為恨。」願應一百三回中事。

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

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泰口中慮

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

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不戰而降

便是假帶着五千兵來一發是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

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遂當大

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兵為前部

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槍入寨之時只

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

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此人畧勝遂當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

人寨中迷當大驚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

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為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慚愧伏罪淮乃說迷當

曰公今為前部去解鐵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郭淮用計亦與司馬懿彷彿迷當從

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逕奔鐵籠山維破用羌人羌人反為淮所用惜哉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

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寨外屯紮

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

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姜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紛五落各自逃生請至此拍案一

維手無器械腰間懸有一付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

讀者為美維背後郭淮引兵起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驅馬挺槍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

弓弦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槍拈弓搭箭射之

控一把汗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面門上儘力射去淮應弦落馬

得此一箭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槍而去魏兵不敢追趕

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霸隨

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紫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却

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以下按下蜀却說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遣

回國去訖班師還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

朝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今人通想漢帝見曹芳時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

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須臾羣臣奏事司馬師俱自剖斷並不啟奏魏主

少時師退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庭後擁不下數千人馬得司馬師勢芳退入後殿

顧左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李豐有二李嚴之子亦名豐乃蜀光祿大夫張

緝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今人通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

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視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

哭今人通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剿此

賊夏侯奏曰臣兄夏侯霸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夏侯二弟今若剿除此賊臣

兄必同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詔討之七回中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

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討賊以報陛下令人進令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

血詔授與張繹令人進令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諱董承蓋為機事不密也如此報應妙在

出卿等須謹細勿泄於外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諱董承蓋為機事不密也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

比武祖也唐芳以武祖此師便陛下勿疑三人辭出至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

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旁令人進令師問曰汝三人退朝何遲李豐曰

聖上在內觀書我三人侍讀故耳師曰所看何書乃看漢史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

也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

今司馬大將軍即伊尹周公也不曉事伊尹周公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其

心實指吾為王莽董卓何不竟三人皆曰我等三人皆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

怒曰汝等乃口諛之人適間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曹芳左右都為司馬之心腹却於司馬師口中見之三人曰實

無此狀師叱曰汝三人淚眼尚紅曹芳在後文連染如何抵賴夏侯立知事已泄乃厲聲大

罵曰吾等所哭者為汝威震其主將謀篡逆耳師大怒叱武士捉夏侯立立揮拳裸

袖還擊司馬師不是禰却被武士擒住師令將各人搜檢於張繹身畔搜出一龍鳳汗

衫上有血字此重承事又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密詔也詔曰

第一回

司馬師兄弟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各部官兵將士可同仗忠

義討滅賊臣匡扶社稷功成之日重加爵賞

魏帝手詔在魏水畝中取出曹芳手記在司馬師帳中取出又得不同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情理難容遂令將三人腰斬

於市滅其三族

令人追念曹芳等七人遇害之時

三人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糊

數罵而死

令人追念言平戴插之時

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內廷耳目

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

令人追念伏

正言辭忽見師入皇后大驚師按劍謂芳曰臣父

立陛下為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下亦與伊尹何別乎

曹芳曰此文王今司馬師自比伊尹前發一機今反

以恩為讐以功為過欲與二三小臣謀害臣兄弟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

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耶

芳跪飛天外

他人所逼故也朕豈敢與此心師曰妄誕大臣造反當加何罪

芳跪告曰朕合

有罪望大將軍恕之

芳跪告

師曰陛下請起

陛下二字之下忽接起字

國法未可廢也

法書曰

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將張后

捉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

令人追念

後人有詩曰

當年伏后出宮門跣足哀號別至尊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報在兒孫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棄近屬信遠言聞塞將路其罪甚

於漢之昌邑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

如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殷寄應曰大將軍行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

彭城王曹據

聰明仁孝可以為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為君我

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

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眾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

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曹芳而髦長於利於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貴之曰汝荒淫

無度喪近倡優不可承天下當納下重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許入朝

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後人有詩曰

昔日曹瞞相漢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

却說高貴鄉公曹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此曹芳又弟當日司馬師

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簡鑒駕於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

不當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

不知為何吾安敢乘輦而入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善髦先下拜此時曹髦極其

出宮口為更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太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

為天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髦出

太極殿是日立為新君改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錢

第一九回

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與中編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有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為名起兵前來司馬師大驚正是

漢臣曾有勤王志魏將還興討賊師未知如何迎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今人讀董卓之廢漢帝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廢魏主未有不喜者也今人讀曹操之弑伏后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弑張后未有不喜者也何也為曹氏之報宜爾也雖然弑后廢帝不可以訓操為漢賊師亦為魏賊為漢臣者當為漢討賊為魏臣者安得不為魏討賊乎故毋丘儉之揮淚文欽之起兵文鴛之力戰作史者皆特書以予之

魏之偏漢即以司馬氏之偏魏者報之矣若司馬氏之逼魏豈得獨無報乎曰有報報之以金墉之禍報之以青衣之辱報之以犧牛之易報之以劉宋之篡也然司馬昭有後司馬師無後有後則報之於子孫無後則當報之於其身而司馬師獨以病終將奈何曰眼珠迸出亦可以當顯戮也已

姜維三伐中原在曹芳既廢司馬師既死之後夫師既死則有隙可乘芳既廢則亦有賊可討也然維之心自為漢討賊初非為魏討賊也而以討漢賊為念亦不

妨借討魏賊以為名者何哉蓋人方欲討司馬我姑從其討司馬之名而天方大討曹則我自行我討曹之志耳

背水之陣徐晃以之拒漢而不勝武侯以之拒曹而勝姜維用之則視前而為三矣疑兵之伏武侯一以之退曹操於漢中一以之退司馬懿於祁山鄧艾用之則亦視前而為三矣此用彼法彼用此法或不皆得或皆得各各不同讀之不厭其複

却說魏正元二年正月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母丘儉字仲開河南聞喜

人也

以其能討賊故存其官并書其地書其字

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心中憤怒長子母丘甸曰父親官居方

面司馬師專權廢主國家有繫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與馬儉字同儉曰吾兒之言是也遂

請刺史文欽商議欽乃曹爽門下客

為後并大目連起二賊

常日關欽相請即來拜謁儉邀入從

堂禮畢說話間儉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

心乎

前量承與馬儉同用反提今母丘儉與文欽語只是虛說

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

子文淑小字阿鵞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讐今可令為先

鋒

又是一個好兒子不減馬超

儉大喜即時酌酒為誓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

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為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今奉太后密詔

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

與曹魏相殺討董卓時相似

眾皆悅服儉提六萬兵屯於項城文欽領兵

二萬在外為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諸郡令各起兵相助却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

時痛癢

癢者身之贅肉也師之視見亦如此矣

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

請太尉王肅商議肅曰昔關雲長威震華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撫恤將士家屬

解七十三回中事於此一提

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更以兵斷其歸

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是但吾新害目瘤不能自任若使他人

會出此

心中書侍郎鍾會先走鍾進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

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蹶然起曰非吾自任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

會出此

總攝朝政師乘軟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

春又令鎮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譙宋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

會出此

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於帳下商議光祿勳鄭爽

曰毋丘儉好謀而無斷文欽有勇而無智今大舉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

會出此

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不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

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毋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不師

會出此

曰此言甚妙遂進兵於潁水之上中軍屯於潁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

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不惟毋丘儉又與之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下寨却說毋丘

會出此

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眾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

兵

會出此

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不惟毋丘儉又與之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下寨却說毋丘

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眾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

會出此

兵

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不惟毋丘儉又與之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下寨却說毋丘

會出此

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眾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

兵

會出此

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不惟毋丘儉又與之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下寨却說毋丘

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眾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

會出此

兵

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不惟毋丘儉又與之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下寨却說毋丘

會出此

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眾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

兵

會出此

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不惟毋丘儉又與之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下寨却說毋丘

兵若魏兵先占難以驅遣可速取之

為五集

一曰儉然其言起兵我山行之

而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

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施忽哨馬飛報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

說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於項城司馬師見母丘儉軍退恐多官商議尚

書傳報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拒守將軍可令一軍取樂

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必退矣兖州刺史鄒_{又由}艾足智多謀

變一若領兵還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賊不難也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鄒艾起

兖州之兵破樂嘉城師隨後引立到彼會合却說母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

城哨探只恐有兵來請文欽到營共議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之兵只消五十兵

敢保樂嘉城儉大喜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前軍報說樂嘉城西營其魏兵約

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旄黃鉞皂蓋朱幡簇擁虎帳內豎立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司

馬師也師者安立營寨尚未完備時文驚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赴彼營

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曰何時可去鶩曰今夜若令父引二千

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

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鶩年方十八歲身長八尺全裝貫甲腰懸鋼鞭綽槍

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到樂嘉立下營寨等鄒艾未至師為眼下新割肉

瘡口疼痛卧於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

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為首一將勇不可當文忠公云此在寨中

師大驚心如火烈眼珠從肉瘡瘡口內迸出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

亂軍心只咬被頭而忍被皆咬爛何便宜原來文鴛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

右突所到之處人不敢常有相拒者槍刺鞭打無不被提此處實鴛只望父到以為外

應並不見來數番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鴛只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

新文之來先在此鴛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應却從北至何也此處實鴛大怒

只見一軍行如狂風為首一將乃鄧艾也縱馬橫刀大叫曰反賊休走此處實鴛大怒

挺槍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負此處實正圍圍魏兵大進前後夾攻鴛部下兵各自

逃走只文鴛單人獨馬衝圍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將抖擻精神驟馬追來將

至樂嘉橋邊看看趕上鴛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將陣中來鋼鞭起處給

紛落馬各自倒退鴛復緩緩而行此處實魏將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人尚敢退我等之

眾耶可併力追之於是魏將百員復來追趕鴛勃然大怒曰眾輩何不惜命也提鞭

撥馬殺入魏將叢中用鞭打死數人復回馬緩緩而行此處實將連追四五

皆被文鴛一人殺退此處實後人有詩曰

長坂當年獨拒曹子龍從此顯英豪樂嘉城內爭鋒處又見文鴛騰氣高

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達入谷中行了半夜北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文爲人馬不

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

老子外

魏兵乘勢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却說

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

七十四常

殺師報爽之心又素與文欽交厚今見師眼痛哭出不能動止乃入帳告曰文欽本

無反心今被母丘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來降

此又司馬懿

師從之大目頂盔貫

甲乘馬來趕文欽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叫曰文刺史見尹大目麼欽回頭視之大目

除盔放於鞍轡之前以鞭指曰文刺何不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

欽欽不解其意厲聲大罵便欲開弓射之

文欽如此有執

大目大哭而回欽收聚人馬奔

壽春時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

文欽之投吳

欲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

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

文欽之投吳

却說母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勢敗城

外三路兵到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

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引兵殺過陣來母丘儉死戰相拒江淮兵大亂胡遵王基引兵

四面夾攻母丘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接入

設席待之儉大醉被白令人殺了將頭獻與魏兵於是淮南平定

此時文欽去了

司馬懿

司馬師卧病不起喚諸葛誕入帳賜以印綬加為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

軍馬一面班師回許昌師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緝夏候玄三人立於榻前

師心神恍惚自料難保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床下師遺言

曰吾今惟重雖欲卸身不可得也汝繼我為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

禍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昭正欲問時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南史云昭時正元

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詔到許昌即命暫留司馬

昭屯軍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鍾會曰大將軍新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

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司馬昭之有鍾會也昭從之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聞

之大驚太尉王肅奏曰昭既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髦遂命王肅持詔

封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去一師

來一時也○以下却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

初握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興師伐

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淺薄不宜遠征不如據

險守要恤軍愛民此乃國家之計也前史官論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分

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一後主今吾既受丞相

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後主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伐之

更待何時夏侯霸曰將軍之言是也曹芳可將輕騎先出袍罕若得洮西

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今將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

不意今若火連進兵使魏人不能提防必無全勝矣

萬望袍罕進發

此是二

至洮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

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分付張翼如此如此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

了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

妙計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蜀吳已

成鼎足之勢汝累次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鄰邦理宜問罪

二句是客此是細報

何況讐敵之國乎

一句是主為客報

經回顧張明花水劉達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為陣敗

則歿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出來戰

姜維維畧戰數合撥回馬望本營便走王經大驅士馬一齊起來維引兵望洮西而

走將次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

與將合戰

眾將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

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

方知前分付之計乃此計也

維耀武揚

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

萬餘疊屍數里

此皆大場又

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徑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

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

威聲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尚

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

本欲不勝不止却

弄出不敵不止

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勒兵來取狄道城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

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警忽兗州刺史鄧艾引兵到秦接着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賊秦問計於鄧艾艾曰洸水得勝若招羌人之衆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却圖狄道城其城垣堅固急切難攻空勞兵費力耳吾今陳兵於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鄧艾有謀以爲陳泰曰真妙論也遂先撥二十隊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為應夜則舉火放礮以驚之此武侯在軍中度已畢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夜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來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兗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為將軍言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應一百七十四回今領兵到頗為勁敵維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住脚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礮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見魏兵旌旗魏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於是蜀兵皆退歸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鍾提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洸西之功降詔封維為大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

伐魏之策正是

成功不必祭蛇足討賊猶思舊虎威

未知此番北伐如何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懿

姜維一伐中原之後聞之以丁奉破魏之事二伐中原之後聞之以文鸯反魏之事而三伐四伐更無他事以聞之者何也牛頭山之戰全乎敗者也鐵籠山之戰初勝而終敗者也洮西之戰則全乎勝者也不全乎勝則士氣漲全乎勝則士氣銳銳則可以及鋒而用焉此四伐之師所以繼三伐而即出與

鄧艾有五必出之說以料蜀姜維亦有五可勝之說以料魏彼此若合符節而料其出則果出料其勝則不必果勝則以維之所料先為艾之所料故知已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已則不得謂之知已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彼則不得謂之知彼

四伐之敗與一伐等蓋一代之役苟安附焉四伐之役強幾死焉其失固相類也然為國討賊雖敗猶榮一代之時未學武侯之自貶四伐之後亦學武侯之自責君子於其敗而哀其過於其敗而憐其心

有母丘儉之討司馬師於前又有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於後兩人皆魏之忠臣也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不知狗亦不易為矣高帝以功臣比之功狗則適曰桀犬吠堯亦自此於狗趙盾曰君之惡不若臣

之勢亦自此家將於狗若後世無義之徒正狗之不如耳

司馬昭之攻諸葛誕也也曹亮勸其挾太后天子以親征此則從前未有之事矣曹操南征北伐豈嘗挾獻帝而俱行乎其挾帝而俱行惟許田射鹿之時則有之至於挾太后而俱行則又何嘗有之乎曹操所不為而司馬昭為之者恐我出而天子在內則曹芳之血詔亦曹髦之所欲發也故必挾天子而後可以無恐也又恐天子雖在外而太后在內則太后之詔可請而城門可開亦未必無曹爽故事也故必挾太后而後可以無恐也凡亂臣賊子欲效前人之所為往往較前人之心又加危較前人之心又加懷嗟乎人之竊弄威福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娛樂耳乃防患慮禍岌岌不寧至於如此人亦何樂而為亂臣賊子哉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鍾提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封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陳泰屯兵於雍涼等處鄧艾上表謝恩畢陳泰設宴與鄧艾拜賀曰姜維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此反觀艾笑曰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第一秦國其故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知彼吾兵終有弱敗之實知己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容易調遣知彼吾將不將更換軍又訓練不熟知己其必出二也蜀兵多以船行知彼吾軍皆是旱地知己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

祁山四處皆是守戰之地蜀人或舉東擊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把守合已之蜀

兵合為一處而來以一分當我四分合而大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隴西則可取

羌人之穀為食若出祁山則有麥可就食知彼之糧易於我得之其必出五也陳泰嘆服曰

公料敵如神蜀兵何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如程普之艾遂將雍涼等

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以上按下魏國一邊以下再按蜀國一邊却說姜維在鍾堤大

設筵會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令史樊建諫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勝今日洮西之

戰魏人既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前功盡棄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

廣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可勝鄧艾五必出姜維五洮西之維答曰彼洮西一敗挫

盡銳氣吾兵雖退不曾損折今若進兵一可勝也鄧艾時言一必出吾兵船載而進不致勞

困彼兵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鄧艾時言三必出吾兵久經訓練之眾彼皆烏合之徒不曾

有法度三可勝也鄧艾時言二必出吾兵自出祁山掠抄秋穀為食四可勝也鄧艾時言五必出彼

兵雖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五可勝也鄧艾時言四必出不在此時伐

魏更待何時耶夏侯霸曰父年雖幼而機謀深遠近封為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

準備非同往日矣維懼其料其兵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

威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眾不敢諫維自領前部令眾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

鍾堤殺奔祁山來此是四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箇寨柵維不信引數騎

憑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同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

矣此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請萬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為不在吾師之下

在姜維口中中罵一鄧艾

亦未見其人但見其勢尚是虛說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既有準備必知我來矣我料鄧艾必在此間

汝等可虛張我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餘騎出哨每出哨一回換一番衣甲

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更換以示衆多我却提大兵偷出董亭徑襲南安去了

遂令鮑素屯於祁山谷口雖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却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

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十五里而回艾

凭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

一個說鄧艾必在此間果就在此間一個說姜維不在此間果就不在此間兩個猜得都有是蜀子孫頭

董亭襲南安去了此句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其馬皆困乏主將

必無能者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

姜維之後

見戰前寨都無險要

我當先引一軍救南安徑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

必取上却上却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我先伏兩

軍於段谷破維必矣

先到武城都說與姜維

泰曰我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

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運到

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即令子鄧忠

鄧忠於此出現

與帳前校尉師纂各引五千兵先去

段谷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却說姜維從董

亭望南安而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惇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之可奪

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提防你待著我我防著你好看人正疑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礮響喊聲

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本說魏人先見

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魏

兵已退維急又傳其聲不見其人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維急又傳其聲不見其人維令軍士辱罵

至晚方欲退軍山上鼓角齊鳴却又不見魏兵下來聲不見其人維欲上山衝殺山上

礮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聲不見其人維移兵下山屯紮比

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堅立為寨山上鼓角又鳴魏兵驟至三響不下來此處却安如其來蜀兵大亂自

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

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三響不下來此處又突如其來放火燒

車仗兩兵混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

不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姜維亦料到此但先為鄧艾料去了畢竟是鄧艾先請先著

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

道路崎嶇乃問鄉導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曰其名不美段谷者斷谷也

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此令人一驚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塵頭

大起必有伏兵維急令退兵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

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再欲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陣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陳泰打寨在魏

之法維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為斷後正

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姜維圍在垓心維人馬

困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盪寇將軍張嶷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維因乘

勢殺出嶷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表

贈其子孫於是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例乃上表

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抄蜀文章只是不如原稿以上按却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

設宴相賀大賞三軍奏表鄧艾之功司馬昭遣使持節加艾官爵賜印綬并封其子

鄧忠為亭侯時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為甘露元年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

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以為護衛從其後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於相府

裁處從其後自此常懷篡逆之心有一心腹人姓賈名充字公闢乃故建威將軍賈逵

之子為昭府下長史充語昭曰今主公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當暗訪然

後徐圖大事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為我東行只推慰勞出征軍士為名以探消息

賈充領命逕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即武侯之

族弟也兄弟三人分事向仕於魏因武侯在蜀為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

歷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當曰賈充託名勞軍至淮南見諸葛誕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誕曰近來洛陽諸賢皆以主上懦弱不堪為君司馬

大將軍三世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統未省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

充謝曰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充默然次日辭歸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

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久必為患可速除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琳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為司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

來使拷問使者曰此事樂琳知之誕曰他如何得知使者曰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

州送密書與樂琳矣使者口中並無漏泄誕大怒叱左右斬了來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

州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開吊橋拽起誕在城下叫門城上並無一人回答誕大怒曰

樂琳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打城手下十餘驍騎下馬渡河飛身上城殺散軍士

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琳家琳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

大喝曰汝父樂進昔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樂進為壽春太守臣子此後無出來琳未及

回言為誕所殺一面具表叢司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陽中置奏請此母止後更無別狀一面大聚兩淮

屯田戶口十餘萬并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準備進兵又令長史吳綱送

子諸葛湘入吳為質求援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志自可取不必以此為歎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

亡從弟孫繇輔政繇字子通為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

繇等皆吳宗族

殺此三人用是

因此權柄皆歸於繇吳主孫亮雖然聰明無可奈何

吳主孫亮

於是吳綱將

諸葛觀至石頭城入拜孫繇繇問其故綱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

不說

理之事而備說武侯者則與前

向事魏國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廢主弄權欲興師討之而力

不及故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觀為質伏望發兵相助繇從其請便遣

大將全惲全端為主將于詮為合後朱異唐咨為先鋒文欽為鄉導起兵七萬分三

隊而進吳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淮備却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司

馬昭見了大怒欲自往討之賈充諫曰主公乘父兄之基業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

子而去若一朝有變後悔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

天子耳賈

充又教司馬昭

昭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僚計

議停當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

太后曰天子

太后畏

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魏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

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并吞八荒之

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

漢末曹操

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畏威權

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命鎮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安東將

軍陳騫為副先鋒藍軍石苞為左軍宛州刺史周太為右軍保護車駕浩浩蕩蕩殺

數月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勢而曾不及鐵龍山一井之漲溢此實天意豈人事哉此譙周譬國論之所以作也

譙周譬國論不過以成敗利鈍為言耳其不作於武侯伐魏之際而作於姜維伐魏之時者蓋武侯非所逆觀一語已足以破之矣使人盡明極熟場熟忠使人盡知天孰盡人事故後世人臣有報國之志者願讀出師表不願讀譬國論

聞魏之勢而起聞吳之敗而止此姜維五伐中原之師所以一出而即返前於三代四伐之說魏軍中早有一節又為之設譙周之書策而維與父尚未識面直至此表而又先見其子後見其父及既見之後而又略見而退未及大決雖推其事之紆徐文之曲折如此讀書至此又樂得而觀其後矣

却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鍾會商

議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之助諸葛誕實為利也

利也以利誘之則必勝矣

討賊者吳也會以吳人為利則吳可為矣

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周太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懿領精兵

在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騾驢裝載軍之

物四面聚集於陣中如敵來則棄之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

陣中人馬不整誕乃大驅士馬進退成倅退走誕與朱異相見牛馬騾驢滿郊野

南兵爭取無心戀戰此曹芳破走魏之計其忽然一聲喊響兩路兵殺來左右有周

大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壽精兵截到誕兵大獲司馬昭又引兵接應誕引散兵

奔入壽春關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圍併力攻城時吳兵退屯安豐魏主車駕駐於

項城鍾會曰今高葛誕雖敗壽春城中糧草尚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為犄角之勢

今吾兵四面攻圍彼饑則堅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

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吳兵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

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

鍾會曰君真吾之子房也

會以荀彧之子房想又以鍾會為子房前後是相繼

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

拔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斬

一味好殺

朱異乃回本寨商議于詮曰今壽春南門不

圍某願領一軍從南門入去助諸葛誕守城將軍與魏兵挑戰我却從城中殺出兩

路夾攻魏兵可破矣

此計甚妙如城中

異然其言於是全懌全端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于

詮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

壽春城一門以備魏之走不備吳兵反叛此而入出於意外

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

城乃報知司馬昭昭曰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壽分付曰

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

于詮等又早

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

來忽背後喊聲大起左有王基右有陳壽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綝

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此武士推出斬之

一味好殺

又責全端子全禕曰若退不得

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

是魏之

於是孫綝自回建業去了鍾會與昭曰今孫綝退去外

無救兵城可圖矣。昭從之。遂催軍攻圍。全祚引兵殺入壽春。見魏兵勢大。尋思進退無路。遂降司馬昭。勢所必成昭加祚為偏將軍。以祚之祚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

惲。言孫綽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中。惲得祚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

葛誕在城中憂悶。謀士蔣班焦彝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眾

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與孫綽之令無異二人

仰天長嘆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

魏。司馬昭重用之。又以賞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惟在城中見魏兵四下

築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

不泛。亦在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

曰。糧草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去兵亦所誕大怒曰。汝

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左右推出斬之。又是一文鸞文虎見父被殺。各拔短刀立

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壕赴魏寨投降。司馬昭恨文鸞昔日單騎退兵之

誓欲斬之。應二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欽已亡。二子勢窮來歸。若殺降將。是堅城

內人之心也。昭從之。遂召文鸞文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

關內侯。要殺則竟殺不殺則無之應二子拜謝上馬。連城上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

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聞言皆計議曰。文鸞乃司馬氏讐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

如什方
後故事

於是欲投降諸葛誕聞之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人見一鐘會知城

中人心已變乃入帳告昭曰可乘此時攻城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

打守將曾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必至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

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著胡遵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皆被縛至此王基引兵

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曰受命而出為人救難既不

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為也乃擲盔於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耳急

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為亂軍所殺孔曰或仁或勇後人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少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

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眾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有卒如此可不昭大怒

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直殺至盡終無一人降者

與張飛之事相似昭深加嘆息不已令皆埋之後人有詩讚曰

忠臣矢志不偷生諸葛公休帳下兵薤露歌聲應未斷遺蹤直欲繼田橫

却說吳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

必為變不如抗之李處不封侯只為殺降之故何秀之不仁也鍾會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

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會之言與秀天淵宜斷昭曰北妙

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

從來成大事者必能用善言

唐咨因懼孫綝不敢回國亦來投魏昭皆

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遂截糧

草

姜維此來先在西蜀昭一處截糧久是一樣手法

昭大驚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時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為景耀元

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

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挾魏太

后并魏主一同出征去了

只聽得一半

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

每可

遂表奏後主願興兵

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

特領節制

不理國

事只圖歡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雙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

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處大國無患者恒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恒

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眾以弱

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楚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

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勾踐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

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

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專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曾有六國並據之

勢故可以為文王雖為漢祖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

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諱之矣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於地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傅僉曰以公

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略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

魏兵糧次御馬之糧今則是蜀兵取魏之糧反而用之又變一糧文法

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

計暗合也即提兵逕取略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

此是五代中廢

却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

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域內糧草甚多人馬却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鵬二將

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

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

五事第九回中事

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等早

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

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槍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個破綻王真便

挺槍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

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鎗在手鵬趕上舉刀待砍傅僉偷身回

顧向李鵬面門只一鎗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

蜀將僉不能敵王真又被蜀軍亂槍刺死

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

氣來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礮打入城中城

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

幾同燒盡新野

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噉啣痛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

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

來得

維遂令後隊為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

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槍縱馬而出。

年約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

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

小小年紀。便如此。

維自思曰。此必是鄧艾矣。

在姜維意中。

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槍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自思。

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

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挂住鋼槍。時

取鵠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垂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

頭看小將已到。挺槍來刺。維閃過。那槍從肋旁邊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槍望前陣

而走。維嗟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

趕吾兒。鄧艾在此。

在姜維耳中。

維大驚。原來小將乃鄧艾之子鄧忠也。

此處方纔明白。前文已說。有兩父。屬今不止一處。矣。

維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

且各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

夫也。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與

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

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却說姜維令人於艾寨

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次日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

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次日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

中偃旗息鼓却如無人之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父

以酒食相待答曰微軀小疾有誤相持明日會戰却維次日維又引兵來父仍前不

出如維如此五六番維傳會戰會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捏關中兵到

三面擊吾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繇司馬昭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

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司馬昭維大

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正是

已嘆四番難奏績又嗟五度未成功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五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關陣破鄧艾

天之報急人有報之奇者有報之正者曹丕以臣廢君而司馬師亦以臣廢君此如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奇者也孫綝以臣廢君而孫休乃以君滅臣此反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正者也天所為報之奇者不可訓則還以報之正者訓天下而已矣

吳之有孫綝猶魏之有曹爽也而司馬懿以異姓去宗室而政不復歸於曹丁奉亦以異姓去宗室而政猶歸於孫則何也孫峻之後有孫綝猶司馬懿之後有師昭也母丘儉諸葛誕以起兵討師昭而不勝丁奉張布以杯酒殺孫綝而有餘則又何也曰魏之得國也以篡吳之得國也不以篡故魏之將滅天必假手於其臣而吳之將滅天不必假手於其臣耳

獻帝誅誅權臣而一洩于國舅董承再洩于國丈伏完有兩事焉若曹芳託國丈而事洩止如漢之一事也孫亮則因國舅以及國丈而事洩是一事而合漢之兩事也且伏完為后父而張緝亦為后父董承受血詔而張緝亦受血詔則以魏之一人兼為漢之兩人董承不必有父而全紀有父伏完不必有兒而全尚有兒則又以魏之兩家并為吳之一家讀三國者讀至後幅有與前事相犯而讀之更無

一毫相犯愈出愈幻豈非今古奇觀

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而以父殺夫非也盧蒲葵之妻慶舍之女也而以夫殺父亦非也況全尚之妻乃以兄之故而殺其夫又以兄之故而并殺其子乎然君子不責全尚之妻而責全尚何也國家之事而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知其必敗不可以學雍糾即幸而不至于敗不可以學盧蒲葵

孫亮知黃門之小過而劉禪不能識黃門之大奸孫綝知鄰國之是非而劉禪不能知本國之得失先主之後人不及孫權之後人遠矣作者合而叙之使人於相形之下見其短長云

吳主以蜀有內侍之亂而特使人以敵國之外患警之此絕妙關筭處亦絕妙伏線處何謂關筭姜維因外患而動則伐魏之筭于此關也何謂伏線姜維因內侍而歸則班師之線又于此伏也叙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武侯以出祁山而勝姜維亦以出祁山而勝姜維能繼武侯則姜維之九伐中原即謂是武侯之六出祁山可也且其事多有彷彿者武侯與仲達關陣法姜維亦與懿父關陣法而武侯關陣只是一番姜維關陣却有兩番鄭玄之關陣是真即以關陣破之司馬望之關陣是假又不必以關陣破之則姜維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武侯好布八門陣姜維好布長蛇陣武侯布八門陣於祁山先有魚腹蒲

邊之石以為之端。姜維布長蛇陣于祁山。先有天水城外之火。以為之端。陸遜不遇黃承彥。則必亡。鄧艾不得司馬望。則必死。一樣驚人。一樣出色。每聞讀三國志者。謂武侯死後。便不堪寓目。今試觀此篇。與武侯存日。豈有異哉。

司馬懿用反間之計。退武侯。鄧艾亦用反間之計。退姜維。誠前後一轍矣。然司馬懿即以蜀人苟安為反間。是以蜀間蜀。鄧艾必使魏人黨均行反間。是以魏間蜀也。顧使蜀中無黃皓。魏即遣百黨。均亦何益哉。然則鄧艾之計。仍謂之以蜀間蜀也。可。

却說姜維恐救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駱谷窄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

艾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奏賞鄧艾。

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

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綝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

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輩數塊。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

輩。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

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鼠於蜜中。以陷之也。

曰此事易知耳若薰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外濕內燥小節耳妙在後命剖視

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載一小節之明以見其大才之深遠雖然聰明却

被孫綝把持不能主張綝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

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諸營孫據父子兄弟五人與曹氏兄弟三人正復相似一日吳主孫亮問坐黃門侍郎全紀

在側紀乃圖剪也亮因泣告曰孫綝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為後患言其甚

紀曰陛下但有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守城

門朕自出殺孫綝一說觀成都在司馬紀曰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漏洩

誤朕非輕一說觀成都在司馬紀曰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庾使綝手下人

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即寫密詔付紀紀當詔而後與數言芳之自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尚

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綝矣子不告其母而夫乃告妻妻可見夫妻之情密于母也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

之却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綝不顯其夫不顯其子而但以內家為一嘆綝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

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尚劉丞併其家小俱拏下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

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綝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誤我

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綝先將全尚劉

丞等殺訖一個婦人送了一公與兒子也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最有不從者以謀叛論眾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尚

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搗孫綽大罵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法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全如孫綽桓懿自挺劍斬之即入內侍吳主孫亮罵曰
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為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此
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命鄭程收之亮大哭而去此後人後人有詩嘆曰

亂賊誣臣尹 奸臣冒靈光 可憐聰明主 不得進朝堂

孫綽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班班至孫休為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
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此後人次日孫楷

董朝至拜請回船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于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殿下
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思將軍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謁
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綽出令執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
受至重文武官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綽為丞相荊州牧多官
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此後人孫綽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
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綽驕橫愈甚冬十二月綽奉牛酒入宮上壽
吳主孫休不受綽怒乃以牛酒詣左將將張布府中其飲酒酣乃謂布曰我初廢會
稽王時人皆勸吾為君吾為今上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足將我等閒相待吾
早晚教你看此後人布聞言唯唯而已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

不安數日內孫繼遣中書郎孟宗模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盡將

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龍遊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燕休曰調兵在外又據

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為變矣漢書休大驚急召布計議布奏曰老將下奉計策

遇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入內密告其事奉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為

國除害休咎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曾羣臣召維赴席臣曰有訓違休大喜奉

今魏邀施朔而外事張布爲內應是夜任鳳大作飛沙走石將者擣連根拔起天明

願定使君奉命來謁蘇軾方起床平地如人推倒

中不悅使者十餘人俱擯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語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動恐非

吉兆不可動也此乃吉兆 淵曰我兄澤美與蘇最近月他有事動於府中故火

為我輩升華入內吳王將什懷下而屋迎之歸鄉南坐酒行數過

宮外空書文是

言未畢左將軍亦有拔劍在手召武士三十餘人將上殿殿門口中層出而言曰有詔

北乃爾可下未塞孔召塞王季中而此四季上二方之人是更下至系麻下後更行

口曰猶能不以肌膚臣指五情耳定明臣等惟下罪之故臣等有身臣等無下過京東

子孫本并立而變丁奉也。趙明帝命陳林乙弟三子爲一郡太守。子承等未嘗監所。

[illegible]

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膝

執呂懷王惲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堂累流遠者皆赦還鄉里丁奉等重加

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琤答禮使薛琤往來魏蜀琤自蜀中歸吳

主兼保關蜀中近日作何舉動薛琤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

其制不聞五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厦之將焚者也此言黃皓在蜀中

此言黃皓在蜀中休嘆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齎入成都說

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準備此言司馬昭在蜀中姜維聽得此信忻

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此言姜維在蜀中時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庾

化張翼為先鋒王含蔣斌為左軍蔣舒傅食為右軍胡濟為合後維與夏侯霸糾中

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迺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

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此言夏侯霸在蜀中維從其言遂

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此言姜維在蜀中至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

流星馬到報說蜀兵現下三寨于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

我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脉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

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此言鄧艾在蜀中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

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子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為左右衝

第一回

擊部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帳後地下擁

以攻城之法攻營不出從地道掘地出

却說王含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中

軍大亂急縛兵器上得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

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

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

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

與承遠之守合配伍相似

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

明魏兵不敢殺入

此地却無地利可乘魏兵堅入不能前進

鄧艾收兵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

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羅維曰

非汝等之罪乃我不明地脉之故也

魏國以爲不知焉

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訖却將傷死屍身

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

以地道爲人之路

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

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

鄧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般

前有武侯與中連綿陣今又有姜維與艾調陣皆是連綿布法以一般

維持槍縱馬大叫曰汝效我排八陣亦能變陣否艾笑曰汝道此陣只汝能布

耶我既會布陣豈不知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颺變成八八六

十四個門戶

復出陣前曰我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入陣相圍麼

姜維連打陣令各軍聽命又曰有何不敢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軍中調遣兩軍衝突陣法

不曾錯動姜維到中門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

前文會做守山陣今却過了幾地說將鄧艾困在孩

心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中大驚蜀兵漸漸逼近艾引眾將衝突不出只聽

得蜀兵齊叫曰鄧艾早降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

前文一決

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

出於外令人

一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

至此又令

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

艾謂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我幼年遊學荆南曾與崔州平石廣

元為友講論此陣

此二人俱先生三顧時說之已久不

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陣也若他處

擊之必不可破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

說無頭而不行

艾謝曰我雖學得陣

法實不知變法公既如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棚如何望曰我之所學恐瞞

不過姜維父曰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關陣法我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

可奪舊寨也

不說以陣法之妙而以詐降誘之

於是令鄭倫為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人下戰書

搦姜維來日關陣法

求自破之

維批回去訖乃謂眾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

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之數今搦吾關陣法乃班門弄斧耳但中間必有詐謀公

等知之乎

妙在姜維

廖化曰此必賺我關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

妙在等廖化

維笑曰正合我

意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拔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

前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遲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請吾關陣法汝

先布與我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曰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盜囊何足為奇

今人都是空囊那一個望曰汝亦竊他人之法耳維曰此陣凡有幾變望笑曰我既能布豈不

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此是維所設有一年便變出來此謂極像維笑曰汝試變來望入陣變

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我變否維笑曰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汝乃井底之

蛙安知玄奧乎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曾學全乃勉強折辨曰我不信汝試變來今日

之數反不信維維曰汝教鄧艾出來我當布與他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

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却引兵襲我山後耳此言謂見維所設

驚惶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梢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

此言謂可令人拘束一使却說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倫方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礮

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為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

斬鄭倫於馬下此言謂不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

敗艾捨命突出身被四箭此言謂又令人拘束一使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望亦到二人商

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為樂正端其使可用反

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此言謂法艾問眾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應

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黨均也艾大喜即令黨均齎金珠寶物此言謂送到成都結連

黃皓此言謂人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此言謂於是成都人人所

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非至此又令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

樂毅伐齊遭間阻岳飛破敵被攔回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有司馬師之廢曹芳於前又有司馬昭之弑曹髦於後天之報曹氏毋乃太過與曰非過也曹芳為乞養之子則未必其為操與丕之孫也於其非孫者報之不若於其真為孫者報之之為快也且以非孫而冒孫者斬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孫者立一是孫者而終至於奪其祀之為奇也蒼蒼者之巧於報反如此後世奸雄尚其鑒哉

或謂奸雄將作亂於內必先立威於外則司馬昭之弑君當在伐蜀之後或謂奸雄將定難於外必先除患於內則司馬昭之弑君又當在滅蜀之前由前之論是孫休之所慮也由後之論是賈充之所勸也然而弑君之事人固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弑之而使賈充弑之賈充又不自弑之而使成濟弑之所以然者誠畏弑君之名而避之耳孰知論者不歸罪於濟而歸罪於充又不獨歸罪於充而歸罪於昭然則雖異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夫

趙盾不以趙穿之弑君為已辜司馬孚能以昭之弑君為已罪然則由陳泰言之有進於賈充者以充為次由司馬孚言之又有進於昭者而昭又為次矣故依齊南史之書法當以司馬昭為崔杼依晉董狐之書法又當以司馬孚為趙盾陳泰之勢勢不如甥王經之母母不如子泰不死而其義不朽經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髦之死為不足惜者所以報先世為人臣而篡國之事而仍以經之死為足嘉者所以正後世為人臣而從賊之義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則竟比周文耳昭則自言學曹操之比周文直自比曹操也操欲學周文則篡國之意猶隱然於言外昭欲學曹操則篡國之意已顯然於言中雖同一篡賊而一前一後又有升降之異焉蔡和蔡中實為蔡瑁之弟猶不為周郎之所信王瑾本非王經之族安得不為姜維之所料乎縱使姜維信之而夏侯霸必能識之則鄭艾之詐又疎於曹操與武侯知鄭文之詐而先斬鄭文故有得而無失姜維知王瑾之詐而不先斬王瑾安能有得而無失乎糧與棧道雖王瑾焚之無異於維自焚之則姜維之智終遜於武侯矣文有後事勝於前事者不觀後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淺則後文不可不讀有後事不如前事者不觀後事之疎不見前事之密則後文又不可不讀

却說姜維傳令退兵庾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

翼曰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同人馬以安民心

再作良圖

張翼之言是維曰善

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兵追襲却

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嘆曰姜維深得武侯

之法也

鄧艾每謂姜維必測武侯可見文

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去了且說姜維至成都

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為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

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

後主默然不語

活畫一帝

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

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漢中侯魏國有變再伐之可也

初魏國力竭加旱荒

姜維嘆

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

以下接下蜀

却說黨均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望

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黨均入洛陽報知司馬昭昭大喜便有圖蜀之心

十六回伏

筆乃問中護軍費亮曰吾今伐蜀如何亮曰未可伐也天子方疑主公若一旦輕出

內難必作矣

鄧艾方說蜀有內變費亮知說魏有

舊年黃龍雨見於寧陵井中

魏初改年號曰黃初自以為

正應曹魏之徵又有曹魏之象

羣臣表賀以為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龍者君象乃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而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詩一首詩中之意明明道著主公

其詩曰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於井底鯢鱣舞其前藏

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漢少帝被燕之毒與此賦也曹髦黃龍之詩此也不謂百回之後忽有賦對

司馬昭聞之大怒謂賈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

此人公

若不早圖彼必害我

彼曹

充曰某

願為主公早晚圖之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起迎之羣臣皆奏

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為晉公加九錫髦低頭不答昭厲聲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

大功於魏今為晉公得毋不宜耶

曹髦受九錫尚能鐵鑿記辭馬昭受大錫知是公威素嚴尤而諷之語有甚焉

髦乃應曰敢不如命

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鯢鱓是何禮也

天子以字字服

髦不能答昭冷笑下殿眾官凜

然髦歸後宮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內計議髦泣曰司馬昭

將懷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廢辱卿等可助朕討之

不能為切用之謂龍却

王經奏曰不

可昔魯繆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内外公卿不顧順逆之

理阿附奸賊非一人也

如王敬王福之助曹王

且陛下宿衛寥弱無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隱忍禍莫

大焉且宜緩圖不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

是獻言

訖即入告太后王沈王業謂王經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當往司馬

公府中出首以免一死

人心不附曹而附

經大怒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敢懷二心乎

不肯殺

正是獻死之士

王沈王業見經不從逕自往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主曹髦出內令護衛焦伯

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

曹髦微前虎而單騎以驚計今何如此其悲也

鼓譟而出髦仗劍升輦叱左右

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

以龍自說王乃凡之以羊空死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髮曰我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

門而來只見賈充戎服乘馬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吶喊殺來髮仗

劍大喝曰我乃天子也一尚不成爲天子此時故正名定分難矣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禁兵見了曹髦皆不

敢動人選有天子二字在此賈充呼成濟曰司馬公養你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賈充只有司馬二字在手中濟乃

綽戟在手回顧充曰當殺耶當縛耶作一半耳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不殺生只爭的成濟

戟直奔輦前髮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中胸前撞出輦來再

一戟刃從背上透出死於輦傍從前天子選侍有如此之慘者死之一嘆焦伯挺槍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死衆

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

馬昭昭入內見髮已死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不知此付與誰何處傳家將誰與誰氏乎令人報知

各大臣時太傅司馬孚入內見髮屍首枕其股而哭曰此是弑陛下者臣之罪也此是令

至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尚書荀彧召之泰大哭曰論者以泰比舅

今舅實不如泰也吳蜀全紀是外甥荀彧弟今乃披麻帶孝而入哭拜於靈前昭亦佯哭而問

曰今日之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曰少可以謝天下則知昭沉吟良

久又問曰再思其次在成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司馬昭昭曰成濟大逆不

道可剮之滅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我之罪是賈充傳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濟至

死叫屈不絕弟成倖亦斬於市盡滅三族

與家賊者即為家賊所殺人亦何足而助家賊也

後人有詩嘆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弑君南關戰袍紅却將成濟誅三族只道軍民盡耳聾

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其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恐不得死所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

可與徐庶之母並傳德焉

其子之忠漢經母善其子之忠魏同一意也

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滿城士庶無不垂

淚後人有詩曰

漢初誇伏劍

漢末見王經

貞烈心無異

堅剛志更清

節如秦華重

命似羽毛輕

母子聲名在

應同天地傾

大傳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昭許之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即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為至德

曹操欲學周文王司馬昭亦稱文王曹操得好魏武帝不肯受

禪於漢猶我之不肯受禪於魏也

曹操常以曹操比司馬昭矣今司馬昭亦以曹操自比大勢此臣子曹操稱可也臣亦公使自比于曹操不可言也

賈充等聞言

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矣

曹操雖是皇帝曹王微司馬昭亦漢皇帝與司馬昭大勢相若其子孫而即其祖孫之法成哉

遂不復勸進是年六

月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為帝改元景元元年璜改名曹奐字景召乃武帝曹操

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為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

賞

以下皆述魏事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聞司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

魏又有名矣遂發書入吳令起兵問司馬昭弑君之罪一面奏准後主起兵十五萬

車乘數千輛皆置板橋於上令廖化張翼為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

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三路兵並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是七代中事時鄧艾在祁山寨中訓

練人馬聞報蜀兵三路殺到乃聚諸將計議參軍王瑾曰我有一計不可明言現蜀

在此還望將軍台時父接來吳青翠笑曰此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瑾曰某願捨

命前去父曰公志若堅必能成功遂發五千兵與瑾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

前隊哨馬瑾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教

為首的將來見瑾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瑾也近見司馬昭欲君將叔父一

門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將軍與師問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剿除

奸黨以報叔父之恨前是中之事今瑾之恨大喜今是中之事瑾曰汝既誠心來降我豈

不誠心相待我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草現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我只今

去取祁山寨也前是中之事瑾心中大喜以為中計忻然領諸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

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此是七代中事瑾恐維疑惑乃引三千兵

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聽信王瑾之

言也我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瑾是王經之姪想是蜀人其中多詐請將軍察之維大

笑曰我已知王瑾之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如此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

奸雄比於曹操既殺王經滅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故知其詐也維科王瑾只

仲權之見與我暗合於是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瑾奸細不旬

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瑾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中約於八

月二十日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却教鄧艾遣兵於壩山谷中接應維將下書人殺

了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約鄧艾自率大兵於壩山谷中接應一面令人

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來降的是真魏兵下書的是假魏兵一面令人將現在糧車數百輛卸

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以糧米換柴草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執打

運糧旗號方知前留下魏兵維却與夏侯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令蔣舒出斜谷廖化

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前是維本是出斜谷今却說了降魏化傅却說鄧艾得了王瑾書信大喜急寫回書

令來人回報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運往壩山谷中來遠遠使人憑高眺

望只見無數糧草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此是傅僉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是魏兵左

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應王瑾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勢掩映倘是伏兵急難退步只

可在此等候鄧艾亦甚驚正言間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

來望早救應此兩人艾大驚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月明如晝正是八月十五日只聽

得山後吶喊艾只道王瑾在山後斬殺運奔過山後時忽樹林後一彪軍撞出為首

蜀將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已中我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此是傅僉艾

大驚勒回馬便走車上火盡著中是魏兵火竟那火便是火號一火兩山下蜀兵盡出殺得

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山下山上只叫拏住鄧父的賞千金封萬戶侯大是嚇得鄧父棄

甲丟盔撇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與曹操約期寨姜維夏侯霸只望馬

上為首的還來捉擒不想鄧父步行走脫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瑾糧軍却說王瑾密

約鄧父先期將糧草車仗整備定當當候舉事忽有心腹人報事已洩漏鄧將軍大

敗不知性命如何瑾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有塵土大起四

下無路瑾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前是假糧此是真糧一霎時光火突起烈焰騰空

瑾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

瑾捨命撞回魏國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瑾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并各

關隘皆燒毀姜維不先殺王姜維恐漢中有失遂不追趕鄧父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

王瑾瑾被四面蜀兵攻擊投黑龍江而死又是以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

父却折了許多糧草又毀了棧道乃引兵還漢中鄧父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

上表請罪自貶其職司馬昭見父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父將厚賜財物盡

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父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

議出師正是

連修棧道兵連出不伐中原死不休 未知勝敗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8



線

857.4523

6546

19

v.19

舊

籍